

《秦腔》大合唱

——真假贾平凹书衣随笔

王新民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序

孙见喜

王新民，大荔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和著名作家方英文同班，和著名唐诗专家李浩同宿舍，和著名批评家杨乐生同乡。但他没有方生的机敏，也没有李君的执著，更没有杨公的辩才。王新民有的是他研习文学写作和出版业务的笨功夫，有的是他对劳动人民的血肉情感。比如，在贫困年代他无钱买工具书，就一页一页地抄《新华字典》，在他下乡救灾的地区正遇到百年大涝，他就把目睹的灾情真实地记录下来，后来，他的这个“实录”成了那个地方赈灾的依据和当地气象史上的文献……

王新民供职于出版部门，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同时，自己也出版了八部著作。这些著作中，有散文随笔的集子，有长篇的纪实文学；他于贾平凹的研究持之以恒，著作其半，先后出版了《贾平凹打官司》《书友贾平凹》《真话真说》等专著，内容涉及贾氏各个创作阶段和他流年不利的黑色岁月，他不以贾氏遭贬就落井下石，也不因贾氏名盛就贴体逢迎，更不会对贾名人“始乱终弃”；他对贾平凹始终如一的称呼是中性词汇：“老贾。”他对老贾的创作思想作学理上的探讨一直保持浓厚兴趣，包括对他著作的盗版或由此引起的诉

讼，他都深入到肌理去调查，然后写出文章以正视听。当今这个时代是深刻的时代，也是历史上最浅薄的时代，深刻是因为社会在剧烈变革，人心在急剧变化；浅薄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一些人连人情也市场化了，在这种情境下，谬误瞬间变成真理，谣言一出口就被当成判断的依据……可是，王新民面对了这些，他头一低，小声说一句：“不！”就去调查，就去探源，就去寻找埋得最深的证据，然后写出文章，或出版成书。可是，常常是他的文章发表、书印出来，应该的结果是正了视听、辟了邪说，可是这时候却没有多少人耐心听他说话了，因为市场和媒体又有了新的话题，学界的市井长舌们又有了新的追逐热点，谬误和谣言又在制造着新的舆论风景线。这个时候的王新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说历史会算这个账的，后辈总有较真之人，当代人把真正属于事实的声音留下来，后人就不会跟着前人看走眼或故意看走眼……这就是王新民二十年跟踪研究贾平凹的心理出发点和动力不竭的原因所在，他的目光一开始就投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高眼。

在陕西的文学和媒体圈子里，王新民也算混了二十几年了，但没有听说他和谁高声过，没见他日弄过谁，哪怕是一个坏人；也没见过他同时伸出食指和拇指向谁指斥或发过什么号令，他申辩自己观点的态度从来都是平和的，开口一句“乃个啥啊”，就让对方没了脾气；他办事的真诚和负责常常让求他的朋友自惭形秽。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在莲湖路遭遇了三个劫匪，损失倒不大，只几十元钱，但躺在凉席上越想越不对劲，就起来找同事商量这个事。同事说，就几十元钱，人也没受啥伤，算了吧，二回注意着就是了。王新民说：“乃个啥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哩，可在凉席上一翻身，觉得不对啊，这些歹徒是碰着我，我一米七八又年轻，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如果碰上了个年老的经不起戳打的，或者外地出差

的身上带几千元钱，那不是要出大事，西安的名声成了啥？所以咱还是去寻这些歹徒，至少要报一下案！”其言有理啊，同事被感动了，就相跟了去莲湖路找歹徒，同事也是了心事哩，心想抢了钱的人还能在原地等你去抓吗？他们先去劳武巷派出所报了案，出来在公交车站偏就遇见了那三个家伙！就俩人盯着，一人赶紧去派出所叫人。三个歹徒被抓住，可他们死不承认。一个说他是西郊某厂的劳模，一个说他是党员，一个说他是搞技术的。派出所的一时无从判断，就叫王新民站在暗处，让那三人在强烈的聚光灯下抬起头来。同事说，你可看准了啊，弄不好就取不离手啦！王新民挠着头上的寸发，一时作犹豫状。派出所的人瞪起了白眼。猛然，王新民一挥拳头，低声发狠地说：“就是的！”人都说王新民儒雅，他也有横眉果决的时候。

如今，人们在评论某人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某某是好人啊！这有时是个贬语，意思含有这人没能力、没个性。但说起王新民，人们往往会小心地避开“好人”这一说，有说他是正直人的，有说他道德好的，其实人们没有说出口的评论也就两个字：品格。不说品格的高低，就这两个字：品格，也就够了。试想在当今文坛，配用“品格”二字来评价的人实在是难得啊！

2006年6月13日

目 录

序	孙见喜 (1)
---------	---------

《秦腔》 大合唱

题记	(1)
----------	-----

大堂篇 心系苍生挥笔道 四易其稿写春秋

一、《秦腔》书名破题	(3)
二、萌生为故乡立传的动机	(13)
三、以惊恐之心为故乡树碑	(18)

上海篇 《收获》连载方家赞 沪上又领文坛先

一、沪上媒体先声夺人	(23)
二、期待已久的研讨会	(51)
三、气氛热烈的演讲会	(79)

西安篇 墙外开花墙内香 书里书外话沧桑

一、在《华商报》开唱《秦腔》	(92)
二、规模空前的首发式暨新闻发布会	(103)
三、秦人竞相购《秦腔》	(120)

北京篇 两岸猿声啼不住 鲤鱼已跃龙门去

- 一、赴京赶“考” (125)
二、让贾平凹痛而快慰的研讨会 (135)
三、李批贾顶引发文坛大地震 (177)

弦外篇 各界唱和堪盛事 百家争鸣书外续

- 一、《秦腔》之外的欢音 (189)
二、《秦腔》之外的苦音 (191)
三、《秦腔》之外的“乱弹” (201)
补 记 (207)

真假贾平凹书衣随笔

- 一、正版本 (227)
二、研究专著 (306)
三、盗版本 (332)
四、假冒本 (346)
五、仿冒本 (357)

附录

附录之一：假冒文学图书的特征、危害和防治

- 假冒伪编贾平凹作品透视 (376)

附录之二：贾平凹作品被侵权书目 (381)

附录之三：贾学研究专著 (383)

后记 (386)

弦外篇

各界唱和堪盛事 百家争鸣书外续

在《秦腔》走俏大江南北，广受好评之际，贾平凹又荣幸当选“西安十大魅力先生”；在好事成双的同时，“祸”不单行，《怀念狼》落选茅盾文学奖；《秦腔》盗版本在市场上悄然出现，管理机构会同出版社和贾平凹紧急查处……

一、《秦腔》之外的欢音

常言道：好事成双。在《秦腔》走红神州大地之际，贾平凹在《华商报》组织的“西安十大魅力先生”评选中入围，推荐理由是：中国文坛的奇才，天资过人，悟性奇高，秀外慧中，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

4月20日，《华商报》公布了当选为“西安十大魅力先生”名单，贾平凹位居第三，当选理由如下：

“文似青山不喜平，古砚微凹聚墨多。”贾平凹非常喜欢一名网友送给他的这副对子。这副对联提炼出了贾平凹的奇文奇才。贾平凹的魅力还在于他的人生态度，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别用完人，更不敢用伟人的标准衡量他；他只是个凡人，同千百万人一样，他

的人生轨迹凹凸不平，但在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贾平凹忠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奉献的是赤子之诚，坚守着作家的操守。小说就是讲故事的，贾平凹这个精致的小说家历练多年之后，终于说，现在要开始讲述灵魂的故事。

据《华商报》记者梁军介绍，十大魅力先生是由广大读者和九名时尚女性专家共同评选出来的，细分了健康、智慧、事业有成、高雅、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归纳为一个词组是男人的魅力，就是人格魅力。

参与十大魅力先生评选的时尚女性评委，西安美术学院服装系主任张莉认为：靠信念、努力、执着、睿智成就了男人的事业；靠学识、修养、胸怀、责任造就了男人的气质；靠宽容、理解、支持、信任完成了男人的魅力。

时尚女性评委，高新医院副总经理谷涛认为：拥有魅力与否，不在于英俊潇洒的外表或拥有巨大财富。魅力男人拥有的是健康、睿智、自信、责任感及影响力。

时尚女性评委，MaxMara 西安区域经理姚佳说：“魅力男人”就如同“魅力女人”一样，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而且永恒的话题。

“魅力男人”一定是成功的男人，因为他们集诸多成功要素于一身：他们培育自己与自己的团队自信；他们永远洋溢着积极的能量和情绪；他们具有在多样化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魅力男人”不仅成就自己，也能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成功地帮助他人的成长——由事到人、由己到人；

“魅力男人”不懈地提升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团队；不懈地去尝试、去承担责任、去超越梦想、去策划未来；

所以，我们需要有“西安十大魅力先生”这样的社会活动，因为这个社会的男人需要类似对照——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下，具有新的启发或警醒。

时尚女性评委，心灵宫殿总经理王珺说：作为一个做事业的女人，特别能理解做事业的男人。表面上，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有许多的光环和鲜花围绕，人们并不清楚成功背后有多少艰辛。“西安十大魅力先生”评选，并不是要给这些男士增添更多荣耀，而是呼唤大家尤其是他们身边的人，给予更多体谅和理解。拥有智慧、有品位、善待自己和他人、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是现代女性心目中最有魅力的男人。

时尚女性评委，EF 英孚教育西安学校校长赵玲呼吁：西安，这座古韵犹存的现代化都市在向世人逐渐展示它迷人魅力的同时，让我们也来关注那些为我们城市付出智慧、劳动、心血、汗水的杰出男性建设者们。他们为美丽、迷人的古城靓丽风景线添上了一抹抹浓浓的笔墨，他们的魅力风采使我们的城市更具光彩。

时尚女性评委，经发地产总经理助理艾晨指出：在“魅力先生”的身上，体现出的是西安的人文性格和城市精神。他们激情四溢，勇于面对困难，不断地创造着奇迹；他们智慧而潇洒，诠释着成功的内涵；他们是西安人的“名片”。

那么，笔者就可以说：贾平凹是西安的名片。“天下谁人不识君”这句古诗名句对贾平凹而言当之无愧。

二、《秦腔》之外的苦音

如果说贾平凹当选“西安十大魅力先生”犹如秦腔中的欢音使人有如莲的喜悦，那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中落马则像秦腔中的苦音令人悲哀。

2004 年，《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荣获鲁迅文学奖，至此，20 多年来，贾平凹以其优秀的作品几乎囊括了国内的文学奖，同时也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女评委文学奖等外国文学大奖，但唯独茅盾

文学奖却与贾平凹无缘，几次擦肩而过。《高老庄》曾以高票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但终评时却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次，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复评时，《怀念狼》又以高票位居第四，普遍被人们看好，但最终仍是只闻“狼来了”，却未见“狼”影。不少作家、评论家和读者为莫言和贾平凹鸣冤叫屈。前面的《秦腔》首发式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和读者对此关注和质问就是民心向背的反映。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文学陕军三员大将冲刺茅盾奖未果“确实很遗憾！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气馁，还要继续自己的文学追求和艺术探索。”在贾平凹之友网站上，网友西北狼跟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作家、文学评论家孙见喜在《质疑六届茅盾文学奖》一文中写道：

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历时一年半终于有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初、复评中以全票当选榜首的《檀香刑》（莫言著）居然落马！终评结果与初评复评结果的截然不同，可谓天翻地覆，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何也？评委大换班子也！据报道，终评委 21 人：王巨才、叶辛、朱向前、仲呈祥、孙郁、何开四、杨志今、吴秀明、张帆、张炯、张燕玲、玛拉沁夫、陈建功、李星、严家炎、洪子诚、贺绍俊、郭运德、秦晋、曾镇南、雷达；其中参与初、复评的仅雷达、李星、张燕玲三人，那么就是说：原来的评委班子中，有 18 个人被换掉了！据说这是依据



为朋友画像 鲁风摄

游戏规则从专家库中由机器抽取的，且不说这个专家库里的人物是不是真正的专家，且不说这个游戏规则有多少科学性，单就常识而论：班子大换血必然是另结一茬果！就《檀香刑》而言，初复评的评选成果遭终评班子的决然否定，这不是在闹地震吗？换几茬评委班子，就结出几茬完全不同的果子，这难道是正常的吗？这结果权威吗？

真理应该是唯一的。即使一时做不到唯一，真理的标准也应该相对统一，否则，这一伙人指鹿为马，那一伙人以铜论金，其结果损害的只能是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和茅盾文学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尽管文学创作提倡多元化、评论坐标可以多元化，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大奖，进入专家库的专家必须是真正的小说研究专家，且该专家能将个人化的因素控制在最小值，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该奖评选的客观公正性。如果某位专家过分强调个人的好恶而置文学大局于不顾，那他这种评论个性显然于国家大奖的评委不宜。再者，现在从可以见到的评委大名来说，有些评委缺乏足够的学术支撑，甚至可以说他不够担当评委的资格。有的评委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但他的成就不在小说方面，让猎人去捕鱼，累了半天也只能是瞎忙活。再说，倘每届的初终评委不能保持相对稳定，那么评选依据的标准必然无固定准星，必然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不稳定现象。真理是和谐的产物，不稳定就难于和谐，这于我们这个有文学传统但还不是文学大国的当代文学而言，似大风吹草动了。百家争鸣出于战国，独尊儒术出于大朝代，改革开放以来，不少领域全盘西化，文学上也一度出现过谁满口是外国文学谁就权威大的怪现象，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的幼稚病！作为中国的文学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小说中国化的问题——因为花钱消费小说的大众读者首先在中国。

作为国家级文学大奖的评委，人们有理由对其在学术成就、知识结构、个人趣味、艺术视野诸方面有全面的要求，绝不能在这个圣洁的论坛上让这一伙人这样说、那一伙人那样说。尽管还不能像有些媒体在谈论本届“茅奖”时用“黑幕”“暗箱操作”来形容，但人们要求公布评委们的评语、公示各位评委的学术身份却是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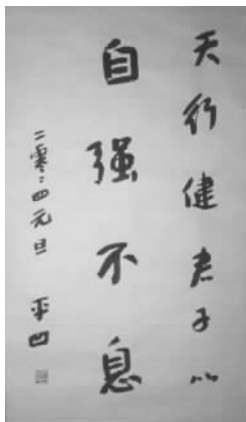
事实上，茅盾文学奖有许多方面值得完善。比如评奖标准、评委设置、文学理念等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以为，作为中国的小说大奖，还是应该多少考虑一些读者的因素，这一点上，印数应该作为一个硬杠杠置入初选条件。当然，坦诚的评委不是没有，比如《小说评论》的主编、六届“茅奖”的初、终评委李星，他在对上海《文学报》记者徐春萍发表谈话时就表示：“茅奖”的评选理念仍偏于保守，一些在艺术探索上跨步较大的作家作品，往往就被过滤掉了……这虽是无奈之言，却还良知于学术胸怀，却还多少道出了本届“茅奖”乱象的症结之所在。

此文贴到贾平凹之友网站后，引起争论。孔明跟帖说：虽是一家之言，却发人深思！

自称“冷”的网友问：就算是那些个评委依然是原先的那21个，他们就代表了绝对的权威了吗？

孙见喜答：那就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自称“碧水无痕”的网友跟帖：说真的，对于现在的各种评奖，个人以为，是没有必要太看重的，里边猫腻太多，这个被认为中国文坛的最高奖项，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而可悲的一大群作家，为了这个并不公正的评奖，而耿耿于怀，而孜孜以求。莫言的《檀香刑》和贾平凹的



平凹书法 鲁风摄

《怀念狼》没有评上，个人以为，没什么惋惜，两位皆是文坛中的重量级人物，其作品如果真和《英雄时代》《历史的天空》并列，那才是不幸。文学是个很个人化的东西，在评审中，难免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说不好听点，把《秦腔》这么厚重的书拿过去，让这帮人评，我估计也悬，不是陕西的，或者是对陕西人文风情不了解的，可能在阅读上都有问题，还能给评个奖？笑看这些评奖吧。

孙见喜：倒也是的。

孔明跟帖说：“碧水无痕”讲的有道理。不过讨论一下也有意义。既然存在这个奖，就应该有个公正、公平、公心的原则在。否则，设这个奖就背离了茅公的初衷！

自称“乡野闲人”的郭君跟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劳伦斯”奖在中国的选举方式就令人啼笑皆非！当时“劳伦斯”奖项的什么董事长说过这样一番话：“劳伦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因为它的评选是大家直接参与直接普选出来的，它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所以大家认同它，因为它代表了“公正”！可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内地选区，是每个部门出来几个人做评委。这样就有问题了，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部门的人当选，这样就搞出一个候选人来，实际上就是你选还是这几个人，不选还是这几个人，因为平民没有权利直接选举，这样就有失公平！但是在中国内地只好这样了，这是中国内地的特色!!! 从这个方面就说明了一切！

文学评论家、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认为，茅盾文学奖开设以来，的确有不少作品被评出，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并在不断的阅读与流传中成为大家公认的经典，但更多的获奖作品则如一阵风般吹来，大红大紫、大哄大喻一番后，又迅速散去，不复有人提及。茅盾文学奖究竟权威几何？不要说与诺贝尔奖相比，就是与美国普利策文学奖、法国龚古

尔文学奖、日本芥川文学奖等比起来，我们的茅盾文学奖在国际文坛也是影响甚微，每届只有一两部作品能够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你看，诺贝尔文学奖举办已逾百年，推出了罗曼·罗兰、萧伯纳、泰戈尔、艾略特等世界文学大师，作品中散发着对人类深沉的大爱！而且长期按时评奖，规范操作，使其口碑甚好，权威性日增。而我们的茅盾文学奖仅仅举办数届，从评审时间、评委组成、获奖作品，就已惹起过不少争议，且不说历届屡有‘水货’贸然进入，就是那些当时堪称众望所归的作品，如今又有几人在读？当然，文学的价值是要靠时间去衡量的，任何奖项都无法完全框定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价值。”

笔者以为，其实没得上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从中也反映了一些问题，陕西一些作家平时心态过于良好，有一位初评委说，有作家不断打电话，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心态还是要调节好。大奖开出，如何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成为陕西作家不能不深思的问题。据悉，陕籍在京评论家也对我省有些作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有些人自我感觉太好，不能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自我评价与作品真实水平总是有着距离甚至错位的。

对于评审结果，著名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萧云儒表示，虽然遗憾，但基本上在意料之中。他认为，此次能闯



在喜爱的书法前 鲁风摄

入终评的，无疑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作品，不必因之而责难评委，我们确实可能也存在诸如眼界不够宽等问题，就他所接触的一些外省作家，无论从题材还是写法，都比陕西做得稍微好一些，“我们有些题材一直不太关注，例如往届的《白门柳》《少年天子》等历史题材小说，我们陕西至今还未诞生。”

陕西作家历来刻苦、执着，杜甫说过“况复秦兵耐苦战”，而文学本身其实是让人愉悦的。有一种现象，无论对于曾在长安乡下蹲点的柳青，还是曾在白鹿原上“消失”数年的陈忠实，我们一些作家尤其是年长的作家，有时会非常皮毛地模仿他们的姿态，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质规律的掌握，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炜评这样表示。他是陕西区初评委中最年轻的一位，面对参加角逐的29部作品，刘炜评当场开了一句玩笑，说：“如果以《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为参照系数的话，咱们这次就算了吧。”但他说自己当时确实有一种苦恼，因为耗时数月读完这些作品后，确实没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没有哪部作品让人看了过目难忘，感觉“绝对没问题”。评委们凭着多年来理念性、经验性的标准，普遍有一种佳作难觅的苦恼。

《华商报》记者王锋说：农村题材是我省（陕西）文学界的优良传统，但我们不光需要开掘丰厚的农村题材，在开掘农村题材这个文学宝库时，还应关注并开掘其他文学题材。看看宗璞的《东藏记》，那样极富文化底蕴的作品，陕西作家应该深思，陕西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省份，但此方面的作品很少，陕西也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但关注当下生活进程的作品寥寥可数。扪心自问一下，谁现在准备写于右任、吴宓这样的陕西大人文知识分子？谁还在准备写周秦汉唐的历史题材小说？谁还准备切实深入当下各个领域的火热生活？

铁杆贾迷文彦群对《怀念狼》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不看

好，因为此书一直备受争议，2001年“博士直谏”更是沸沸扬扬，李博士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而好多圈内权威人士也同意这种观点。如今倘若《怀念狼》再获大奖，那岂不是贾平凹先生给了评论界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后评论家就该改行了，那么读者又该相信谁的？

陕西的作家、评论家以及记者、读者淡泊宽厚，多从自身找原因。但毋庸讳认的是，“茅奖”自身也该反思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邵燕君在题为《问诊茅盾文学奖，现实主义文学的困境》一文中剖析了获奖作品的不足后，认为自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此次评奖大概可算质量最低的一次。这势必加剧早已围绕在“茅奖”周围的种种矛盾，也将使其权威性受到更大的质疑。

邵指出：新一届茅盾文学奖之所以如此平庸，显然是各种“平衡”的结果。不过，这恐怕只是表面，其深层原因在于，作为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官方大奖，茅盾文学奖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主导原则，而中国的现实主义则自身陷于极大的困境。

茅盾文学奖引发广泛的争议是从第四届开始的。批评者主要是文艺界持新潮理论观点的评论家，其中以洪治纲的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为代表。这类批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将茅盾文学奖视为一个纯艺术的文学大奖，对其权威性的质疑和批评是以纯粹的审美原则为出发点的。

洪治纲等人的批评在文艺界赢得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是一种要求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大奖中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树立纯艺术权威的愿望。这样的要求在文艺界成为主导声音，并对茅盾文学奖的改革形成了切实的压力，其背后的原因是，经过多年来的文学变革，在现代主义等新潮艺术的挑战下，传统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

洪治纲的观点虽然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但如果从单

纯的学理角度分析，这样的解读无论是对于中国作协的性质职能、对于茅盾先生的遗愿，还是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

邵指出：中国作协是“深谙创作规律”的中国最高级别作家的协会组织，但更是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官方机构”，代表政府进行对文学的管理和协调。由作协系统主办的文学奖项也具有“官方奖”和“专家奖”两种属性，按照这两种要求，评奖既要具备政策导向性，又要具备艺术权威性。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所有作协主办的文学奖项，都并非洪治纲所理解的纯粹的艺术奖，在它们的评奖条例中明确规定着必须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等“主旋律”的原则，它们与政府“三大奖”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尊重艺术规律”，但前提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洪治纲单方面强调了中国作协及其主办大奖的“专业性”职能，而忽略了它们的意识形态职能，而后者才是其首要职能。

按照正统的文艺原则，只要茅盾文学奖是社会主义中国官方主办的文学大奖，现实主义原则就必须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对现代主义等其他风格的文艺作品，只可能提高包容程度，不可能平等对待，更不可能予以鼓励。这不是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也不是“年事已高”的评委文学素养高低的问题，而是革命的立场原则问题。

回顾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邵以为改革走的是“中间路线”，一方面，强调坚持中国作协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另一方面，在艺术标准上，尽量向纯文学标准倾斜。四部获奖作品中，至少有两部（《尘埃落定》和《长恨歌》）在艺术上受到普遍的肯定。

其实，最能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作家世界观及主流意识形态完美融合的作品还应首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典型的继承欧俄现实主义传统的史诗性作品，又因